

## Num é ro China 专访李姝睿：负重与灵韵

N：这些年北京和大理的双城生活，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和心境？

L：我们在大理的状态，是从以前那种城市生活日常里的科技感，转变到一种在自然界里面生活。在大理我们住在一个农村的环境里。它跟住在城市的小区居民楼里的那种氛围、空间、尺度，每个人的行为模式，完全是两套社会学。这个反差其实也挺有意思。我们不得不在这两种环境的轮流交替当中去选择的一些方式来教育我们的小孩，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一点。作为一个成年人在这里生活，在北京工作，我觉得很完美。但如果拖上小孩子们，它就变成另外一件事情了。

现在让我长期在城里待着，我真的会失去想象力，成年人也许衰退速度会慢一点，因为我们80后长大的阶段没有那么数码，但是以后的小孩就很难说。这种想象力的缺失，还有在城里劳动力的一种弱化，什么样的服务都有人帮你做。所以人也会形成另外一种软弱。这里也有很多不同族群的人，有时候我也不理解这边人的一些行为，但是我们既然在这里生活，就尝试去理解，至少尝试比较舒服地相处。反正我就觉得作为成年人在这里住着还挺好玩的。

N：我特别好奇你作品的美学源头，这种数码感的美学，到底是从何而来？是怎样的驱动力，引导你在画画的时候，一直保持着这种数码的机械感和轻薄光滑的虚拟气质？

L：我其实不知道，因为类似的问题我肯定也被问过，我也想过，但是我没有办法解释，或者说语言本身就没办法解释，而且它的呈现已经解释了。

可能我们这代人正好站在了数码发展的风口上，在我十几岁正是吸收东西的年纪，经历了互联网爆发，它以令人来不及反应的速度，就完全占领了当代的都市生活。我正好身处这个暴涨期，所以审美就是在这样的经历里被研磨出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靠谱最不玄乎的说法了。你看到的面貌，就是它生长出来的样子。你（作为观看者）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去观察和消化，但我自己作为创作主体，我不会有这种接受的过程，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创造的过程了。与其去想我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不如去想我还可以是什么样子。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跟每个人一样在吸收。我是艺术家，还有很多其他的艺术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大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在输出，我尽量能够在我已有的一点独特面貌上，再往里边走，在自己的系统里深入，再挖到自己更多的可能性，就挺好的。

有时候我觉得我都画成这样了，还要解释，那该是我的问题吧。我相信我这辈子还要再当艺术家几十年，我还有一定成长的空间，我希望我以后的作品，别人看到之后直接觉得也都不用说什么。现在如果还大家还有那么多的疑问的话，我想这个时代也需要再发展一下，然后我也可以再继续努力一点。

N：画画是一个特别凭体力的工作。随着年纪的增长和身体的变化，如疾病、劳损，以及精力的衰减；生活中要养育孩子，要陪伴，精力上也会被分走，这些是否也影响到创作的变化？比如你以前还会做一些挺大的装置，这些年好像没有再继续做了。

L: 我生第一个小孩之后过了三年搬来大理，后面碎片时间越来越多，比较难有完整的时间，在北京可以去工作室，在大理的话就无所谓了，反正只有带孩子和不带孩子的区别，所以作品会变小，在 2014 年之前好像小尺幅作品很少。但是我也会尽量把一些小作品拼成一个大作品，我想要大尺幅的，就模块化地完成它。

做自己和做别人的妈，兼具这两个身份还是会很累，相当于双重人格，多了很多要应付的事情，但你的精力和体力只有一份，就得做选择。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经常社交，在外面玩，跟朋友聚得很多。现在社交就是非常极简。说到转变，后面我就越来越不想做装置，也不光是生小孩之后没空，我在北京的工作室被拆了好几个，就一直拖着我的那些大装置搬家，搬两次之后就生无可恋了。这些东西做的时候一时爽，做完就得一直拖着它，让我觉得很重。到我这年纪 burden 太多，希望东西越少越好，越轻松越好，就没有再做那么多的大装置的东西了。我希望更灵活一点，绘画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形式，体量也比较轻盈，现在看来，它是一个平面的东西，但它里面又那么丰富，我之所以一直在绘画里，也是因为它有太多吸引我的地方。别的媒介吸引我也会做点东西，比如拍过几个录像，但就总会回来，回到绘画上。

N: 你如何看待创作中的“自我重复”与“自我更新”？作为职业艺术家，你在年轻时就被艺术市场选中，是否觉得自己的创作受到市场或画廊的影响？这是否成为一种限制？

L: 我明白，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的基本面——作为一个职业艺术家长期的工作。为什么我可以成为职业艺术家，有一些人可能就不行？是不是因为他们没办法像我一样稳定地输出？那就说明我有能力去 handle 工作要求，所以我才会被选出来，我才会留下来。这么多年，是会有很多人飘走，很多人去了各种各样的更有趣的地方。留在艺术圈的人，大家都是每天重复地在工作室里工作。其实有一些时期我会有一种叛逆感，我也觉得好像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多重复的工作？（就只是）为了留在这个行业里，留在我的职业里？就在想这些所谓效率的问题和值不值得的问题。

N: 为什么会这么想？

L: 因为最终我发现，我买不起我自己的画。以前我会觉得我这么日复一日地工作，我甚至买不起我的画，甚至现在我也不可能去买我自己的画，因为这个价格跟我的这种生活状态和收入比，不是在一个阶层里的，其实我就是在卖我的生命给这个行业，对吧？

此外，我也会觉得它在禁锢我去向其它更有趣的创作上发展，同时也禁锢我的时间和我的身体。我的职业生涯里面肯定也会有成长期、叛逆期、平台期，它跟人生是一样的嘛，是一个逐渐长大的成熟的生命。我也尝试过很多别的类型的作品，比如录像，我也很喜欢戏剧表演。但是到后面我就发现所谓的 1 万小时定理，它是一个真理。我花在画画上的时间肯定早就不止 1 万小时。我也很明确地感受到它对我的好处，它给我的加持和帮助，它让我稳定。比如说我每天有几个小时必须在那里画画，像上班一样，如果我超过两个星期没有画画，就会有一点戒断反应。我需要回到工作室里，像织布一样就一直很有规律地在那里工作。

在准备展览或者大的博览会之前，总会有那种超负荷工作期，肯定会觉得很疲惫很烦，跟打工人的心态是一样的，也有 deadline，要完全违背自己的情绪和身体状态去工作，肯定是很讨厌的事情。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你只能做选择题：我要不要做？如果要做，我就只能把它做出来。如果我不做，我就早一点放弃，告诉大家我没有作品。如果可以的话就不带情绪，

只是去选择，然后去执行，会丝滑一点。最怕的就是你做完一个选择，却又一直在那里纠结，晚上睡不着什么的。所以像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它本身就是一个纠结，我既在这种重复的工作里，同时我也在一个不停收获的过程里，所以就没什么好纠结的。就像游戏里的 NPC，我拿了一个艺术家的故事线也挺好的，至少画画有些时候真的就还挺开心的。

N：你的这个说法会令很多人对艺术家这个职业“祛魅”。大家可能觉得艺术家很自由，很任性，作品可以卖钱，一切都很容易。但是你提供了它的另一面：作为枯燥的劳动。

L：对，我今年 43 岁，肌肉劳损已经比较明显。我画画的这边胳膊，以及它连接的背部都会有一点问题。这很像运动员，这个阶段你的战斗力还是挺强的，于是就一边修复一边接着打。我以前工作时间特别长，现在工作时间就短一点，中间经常提醒自己歇一歇，放松手。面对各种具体的情况，做具体的处理。就没有办法，因为你的经验在增长，体力在下降，但还是平衡的，并不糟，没有到一个比较麻烦的阶段。

N：能否给女性艺术家或更广泛的艺术文化领域的创作者们一些建议？如何应对创作中的挫折或瓶颈，来自家庭、社会、艺术界的压力，还有年龄、时间、阅历的一些变化？

L：我想如果我是男的，可能事业上会更流畅。因为这个社会对于男性来说还是有性别红利，这是几千年几万年的规律，（改变）没有那么快。但至少我们生活在最好的时代，虽然不是所有人，但是至少有一部分人开始改变这个世界。

鼓励其他的人也许没有用，因为大家在解决自己问题的时候，要自己找到钥匙。可能最普世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内耗。因为就是很累，就是挑战很大，就是非常的……我也不想太泼冷水，因为也可以做到，对吧？很多人也做到了，但是那比你想象的……也不一定是比你想象的难，但就是会有疲惫感。如果你兼具两个身份，兼顾职业生活跟家庭生活的话，就尽量不内耗，无论任何事情。因为即便是情绪上面释放之后，还是一地鸡毛等着你去处理。因为你是妈妈，然后你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诉求，都得自己去面对，任何人都帮不了你。这个也都不是性别困境了，这就是人类每个单体的困境，所以抛开性别问题不说，我认为在生活里比较万金油的一个配方就是：就事论事解决问题；情绪不内耗；多运动和吃得干净，这些加起来，不管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容量或家庭责任里边，我想状态应该都不会太差。

我自己也尽量希望我可以未来的十年和所有的以后的时间，越来越不内耗，保持运动，身体越来越健康，气血充盈。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5ZrL\\_TOaB1vKREfax8P9eg](https://mp.weixin.qq.com/s/5ZrL_TOaB1vKREfax8P9eg)